

高进贤 著



今日清末

五公主

小报告文学集

这是一本小报告文学集。书中真实地记述了末代公主的坎坷经历，作家、画家的成长之路，歌舞们的酸甜苦辣，刑警的神秘生活，科学家、企业家多彩的生活。这些文章真切自然，意蕴隽永，富有传奇色彩，有时代风华。

文心出版社
JINRIQINGMO
WUGONGZHU



小报告文学集

今日清末五公主

高进贤 著

文 心 出 版 社

小报告文学集
今日清末五公主

文 心 出 版 社 出 版
河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河 南 新 乡 第 一 印 刷 厂 印 刷

787×960毫米 32开 7.025 印张 118 千字
1990年12月第一版 199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537-373-6

G·367 定价2.70元

目 录

杨沫印象记·····	(1)
风俗小说一枝花	
——访作家邓友梅·····	(13)
走向成熟的路	
——肖复兴与他的报告文学创作·····	(23)
诗人的心与大地的脉搏	
——访诗人邹荻帆·····	(35)
他心里装着庄稼人	
——记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	(40)
把美的种籽撒向人间	
——记朗诵艺术家殷之光·····	(52)
我为什么选择中国	
——一位女教师的自述·····	(60)
只有一个人生·····	(71)
当慧眼注视你的时候·····	(84)
行正致远·····	(96)

信念

——王守武的故事·····	(111)
情牵南疆·····	(129)
行行重行行·····	(136)
“车三”道情·····	(143)
痴情天地间·····	(151)
钢骨神手面条心·····	(164)
他有一双神奇的眼睛·····	(178)
今日清末五公主·····	(195)
作者附记·····	(240)

杨沫印象记

一、鲜花与浪花

那是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日子里，几个女战士因疾病，不得不从冀中根据地转移到京汉路以西的山区。山间的小路是崎岖漫长的，她们艰难地行进着。忽然，在高高的崖畔上，在石头缝中窜出一枝挺拔的、又红又大的山丹丹花。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兵骤然停下脚步，呆呆地望着远处的花儿，心里喜滋滋的，身上的病也象好了一大截。她似乎全身来劲了，硬要攀登那嶙峋的山石，采撷可爱的花儿，后来还是护送她们的小战士替她采了下来。她捧着这火红的花，嗅着，亲着，望着，甚至盈出了热泪。

这位女战士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女作家杨沫。坎坷的人生道路，强烈的追求与进取，女人的特有的情愫，这一切，造就了这个有血性的女性，使她爱花——爱大自然的美——热爱生活；使她向往纯真，美丽与善良；使她深深地憎恨邪恶，自私与虚伪；使她憧憬着人应有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刚直之气……直到如今，她面对无数美丽的鲜花时，便有

一种“还我青春”之感。这给她那颗对美好事物无限热爱的心凭添了活力，使她更爱自然之美，更爱生活之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之美。

杨沫小时候就不象一般孩子那样喜欢动物，她喜欢的是花花草草。那时院子里有两株大海棠树。每到仲春，海棠花开了。簇簇艳丽的粉白相间的花瓣，彩云似地衬在嫩绿的枝头，那花的色泽和香味常常使她着迷。她时而踮起脚尖凝望，时而贴近花朵闻赏香味，有的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杨沫成为作家后，她每每外出，都要寻觅自己喜爱的花草。在风景如画的杭州，看到那遍地盛开的桂花，一种美感油然而生。她满心欢喜地描叙说：“那些花在路上棵紧挨一棵，向你飘来淡淡的却是浓郁的香气。那淡白的、米黄色的朵朵小花，仿佛似一个端庄美丽的姑娘，在向你嫣然微笑，令人心旷神怡。”在美丽的西子湖畔，青山绿水，到处都有杨沫喜爱的花朵。公园里的红杜鹃，使她乐而忘返。她久久地凝视着，心里感到无比畅快，甚至忍不住向它们低声絮语：“生活——人的一生应当象这样美丽的花，自己无所求，而却给人间以美……”

不知为什么，每次见到杨沫，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花。这不仅是因为她院里栽满了各种小花，更主要的，也许是因为她以花自喻吧。她说：“我眼中奔流的大河是我们的党，而我这个小水泡，

有时也许会激起微微的浪花。它在党的河流里浮泛四十多年了。”浪花离不开激流，哪怕离开一时半刻，它也会失去生存的意义。杨沫深深地懂得这一点。所以她说：“我才深切地感受到我投身革命，投向党的怀抱，是何等的有价值，有意义！假如没有党，我想象不出我会成了个什么样的人——作家嘛，我想也不敢想。更多的是，我恐怕早在那旧社会的魔窟中沉沦了……今天，我还在党的长河里冒着小小的浪花，这浪花使我的生命充实，心灵幸福，我禁不住欢快地呐喊……”于是她便在生活的长河里撷取朵朵浪花——不论是闪光的还是污浊的，经过一番酿造后，便将它献在人民面前，于是有了她的长篇短章。这是一种不易凋谢的鲜花。

二、小草与病树

有时女儿比别人更了解妈妈。一次，女儿说：“她象一株小草，却未能生长在沃土中，甚至也未能生长在接近肥水的田埂上。她，是命运把她布撒在贫瘠的石缝中拚尽全力地挣扎、吸取，才得以见明丽的山峦、太阳的……”

她的生命，她的路，也的确如此。

“我是湖南人。”杨沫常对人这样说。其实她六十五岁以前从没有到过湖南湘阴县那块陌生的土

地。她的父亲在清末中过举，康梁变法以后，中国成立了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她的父亲便携带家眷，从湖南来到了北京，考进了这所大学。毕业后，他自己也办起了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并当了校长。她虽然生长在一个剥削阶级的家庭里，但她的幼年是很不幸的。父母不和，他们各自寻欢作乐，丢下儿女不管。到了数九寒天，她还穿着露脚跟的破鞋破袜。脚后跟生了冻疮，淌着血水。满身爬着虱子。夏天，母亲把她送到舅舅家寄养，表兄弟们又常欺负她，骑在身上打她、骂她是没人疼的“杨小狗”。一次她得了痢疾，面黄饥瘦，母亲毫不理会，还是她嫂嫂悄悄花钱治好了她的病。她几乎成了一个弃儿。

到了十七岁时，家庭破产，父亲逃亡了。母亲为继续过舒适的生活，强迫她嫁给一个阔人。她便逃离了家庭，走上了独个谋生的人生之路。

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她这个柔弱的女子，很快成了一个地下党员。“七·七”事变后，她毅然扔下不满周岁的女儿，投奔冀中抗日根据地，成了八路军的一名女战士。只有这时，她这棵小草才从贫瘠的石缝中挣扎出来，得到了雨露和阳光。

不幸的是，疾病这个恶魔常常缠着她。她与病魔较量，她痛苦地挣扎。从抗战中期起，到八十年代初期，近四十年来，她先后得过黑热病、心脏病、

肝病、妇科病、关节炎、胆囊炎、头痛症、神经官能症、浮肿病……十几种病。由于病重，她不得不从前方转移到后方，从北京到上海。为了看病，她不得不请假告休，花去许多工作和写作时间，有时还引起上司的冷眼和不满。她对妹妹白杨说：“我成了看病专家了！”说这话时，心情是极其难过的。当她看到某工人因心脏病治不好而跳楼时，她也曾产生过轻生的念头，和当年在北戴河海滨一样，几乎想用一跳了却一切。不过理智胜过了感情，她的愁苦困窘，失败不幸，被理想、追求、爱情、欢乐、成功……所战胜了。她顽强地活过来了。如今她迎来了生命的春天。由于近年来注意了锻炼（如散步、洗凉水浴、适当的体力劳动），她好似进入了第二青春期，大有宝刀不老，力胜当年之感。她圆圆的脸颊上几乎没有皱纹，眼睛还是那样炯炯有神，清脆的声音里几乎带着几分有趣的意音。诸种病也似乎缠够了，逐渐告退了。现在她精力充沛，每天能写作七、八个小时，一口气能写四千至六千字。这与她三十年前写《青春之歌》相比，颇感精力胜过当年，脑子也比当年好使，笔头也顺畅多了。这棵老杨树也许是应了古人说的“病树前头万木春”吧！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托尔斯泰，他活得很久，到了晚年作品愈成熟，愈显出了不朽的艺术光辉。

我们的女作家年高而体健，岁增而志坚，但愿她的生命的青春之歌使她延年益寿！

三、《东方欲晓》尚未晓

杨沫在创作道路上已经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她的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写于1934年。在民族危急的1936年和1937年，她写了《浮尸》、《死与逃》、《怒涛》等短篇。她说：“我真正写起文学作品，该当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那时，一方面喜欢写，一方面已有了革命觉悟。我明确地意识到，我应该拿笔去战斗。”

抗日战争中，她在华北冀中地方报纸做编辑通讯工作。解放战争中，她在邓拓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社当编辑。繁忙的工作，紧张的战斗环境，多病的身体，这一切都不可能使她致力于文学创作。只是到了解放后，她才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暴发出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欲望。她说：“我那拘泥于生活的太实的毛病，在《青春之歌》的写作中，有了较大的改进。我认为当我创作这部小说时，我才真正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是我经过漫长的实践——探索，探索——实践的不断螺旋式的上升，才慢慢地走上这条艰苦的道路的，才走上血与泪凝聚在一起的创作道路的。”

文艺作品无疑也有优劣高下之分。是给读者提供粗制滥造的次品，还是奉献优质的精神产品，这是一切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作家都要严肃考虑的问题。

杨沫在创作上是极为认真的。她有个主导思想：“不写就不写，要写就写好它。”《青春之歌》本来在1952年就完成了初稿，但她并不急于发表和出版，而是“反复修改，一改再改。个人体会是改一遍就好一遍。《青春之歌》不知改了多少遍，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但如有机会，我仍然想改，因为我对它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

在创作《东方欲晓》的过程中，“一改再改”的认真劲儿有了进一步发展，此书从动笔至今已折腾了十年。由于受“四人帮”文艺理论的影响，作者一开始就企图在一部作品中表现四大内容：抗日中的敌我斗争；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知识分子在斗争中的改造。四个方面都离不开“斗争”二字，而主题又立了很高的目标，一下子便走进了主题先行的死胡同。这样，在创作中把自己熟悉的人物放到了次要地位，硬着头皮去写自己较生疏的工农出身的干部，搞自己力不从心的战争描写，其结果当然是很不美妙的。虽然打倒“四人帮”后出版了第一部，但她很不满意。她有一次向我透露，准备把原作全部推倒，另起炉灶，

重新构思和改写，把原来写完的第二部作废，把原来打算写第三部的计划压缩为二部。主要人物也有了变化，原来是以工农出身的干部曹鸿远（男）为中心人物，现在打算以知识分子出身的柳明（女）为主人翁。这样就可以扬长避短，写自己熟悉的知识分子。写他们在斗争中的分化、改造、成长，写他们的爱情、纠葛、追求、贡献……把那些与主线无关的战争与路线斗争的描写尽力扬弃。这与《青春之歌》有些相似，只是反映的时代不同罢了。

她这种大胆否定自己、勇于弃旧图新的精神，在我国现代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她的果敢行为，使我不禁想起了俄国作家果戈理，当他的《死魂灵》第二部被友人否定后，他便毫不惋惜地付之一炬，不愿把次品留于人间，传给后世。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影响作家的声誉，反而使他更杰出伟大。杨沫感慨地说，《东方欲晓》花了十年还未破晓，她并不气馁。她想起了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孔尚任写《桃花扇》，历时十五年，三易其稿；左思写《三都赋》用去十年功夫……自己和这些大师们相比，功夫下得还不够，所以养不出一个好的“孩子”。她决定把晚年的主要“余热”用在《东方欲晓》的改写上，为广大读者献上一部较优秀的精神产品。

四、回报时代的呼唤

在我面前坐着的是一位憨厚、爽直、天真而又有点轻信的女性。她那圆圆的脸，坦荡真挚的眼神给人一种平易近人和亲切之感，但是她不是一个理想的母亲。她在战乱中生了孩子，女儿现在已“人到中年”了。妈妈却忘记了她的生日，只记得是下雪的日子生的，于是每年冬季的第一个“雪天”，便成了女儿的生日。

她在《自白——我的日记》一书中说：“我总不甘心只为孩子们沉陷到狭小的圈子里，我总想高飞，想大喊，想飞出这个小面子，到群众的大海中去，到极富有意义的战斗中去……”

为此，她常常把女儿寄放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以便于轻装上阵。对于这些，她的女儿能理解她，并不埋怨她：“病痛，日常的烦琐，随时会吞没妈妈的这点理想；她要是婆婆妈妈，把时间付给孩子和交游，她将一事无成；她要是耿耿于他人的冷遇，自身的条件，她也将一事无成。她分明清楚，她必须集中全力扑在事业上，她要比别的艺术家付出更多的代价和牺牲，才能在创作的辛勤耕耘中有所收获。”

杨沫自己也说：“任何困难、险阻、决不应

阻挡我前进，即使儿女之情、夫妻之爱，人间再猛烈的火焰山在我面前，也都是渺不足道的尘埃。”

（1946年12月21日记）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视野开阔、胸襟坦荡的女作家的个性，这也许是她不同于别人的地方。

在“文革”之初，红卫兵抄了她的家，拿走了财物和几百元人民币。当她听到这一消息时，并无痛心疾首之感。对身外之物，她一向看得很平淡，采取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晚上她反面食欲大振，一顿吃了二、三个窝窝头……这是她引以为自豪的一件快事。

然而，她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却是无比认真的。她说：“我从年轻时开始写作，也曾不断地受到挫折——投稿不登。懊恼以后，仍又拿起笔来不停地写作——就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也要写，在严重的疾病中也写。‘四人帮’时不叫写，我也还偷偷地写了许多……‘坚持就是胜利’，‘贵在有恒’，搞写作决不能知难面退。而我们的文学青年，常常因为投稿不登就泄气、不写。这是不可能有什么成就的。创作是一门艰苦的劳动，有人把它看得很容易，我看不亚于陈景润攀登高峰那样。”

为了攀登高峰，她不但写长篇，也写短篇、中篇、散文、报告文学……

她说她不论作为人大代表还是作为党员作家，

都不应脱离人民、脱离生活，而应该深入到群众之中，与现实保持密切关系。“文革”前，她为了深入生活，曾在日记中勉励自己“宁可在沙场上战死，也不在安乐窝中苟居。”近年来，她在现实中看到了城乡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接触到许多先进人物和新鲜事物，不但丰富了她的创作素材，而且提高了她的认识，对四化建设的信心也大大增强了。她近几年常到南方参观访问，感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丰富多采，可写的东西无穷无尽，应不断发现新的问题，描写先进人物，反映新的生活内容。她为中年科学工作者呼喊的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以及反映经济特区珠海市的港口建设，广州东方宾馆经济改革的报告文学，都是她深入生活，回报时代的呼喊的产物。

在近几次谈话中，杨沫都十分反对那些污染我们精神的所谓“作品”。她自己是决不搞那种污七八糟的东西的。她对一些青年作者不深入生活，关在家中编一些离谱儿的电影故事或小说，她也感到十分痛心。

农民在秋天里收获，杨沫正置人生的金秋。近几年她出版了《不是日记的日记》、《大河与浪花》、《山丹丹花》、《杨沫小说选》、《杨沫散文选》、《自白——我的日记》等六七个集子，她的辛勤耕耘获得了可喜的收获。我们祝愿她继续为

我国文坛留下艺术珍品。

附记：1984年底，杨沫调整了她的创作计划，放弃了《东方欲晓》的创作，写出了《青春之歌》的续篇《芳菲之歌》、《英华之歌》。